



中东剧变与穆斯林民主政党的兴起^{*}

李艳枝

〔摘要〕 中东穆斯林民主政党脱胎于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政党。在 21 世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政党逐渐超越传统伊斯兰属性,转变为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容的公民政党。2010 年底以来的中东剧变,为穆斯林民主政党赢得民主选举提供历史契机,穆斯林民主政党的兴起与精英与民众的文化断裂、现代化进程中诸种危机的涌现、君主政治、威权政治或世俗政党执政不力密切相关;其不同国家上台执政或参与联合政府得益于务实开放的政治定位;倡导民主、多元主义与现代化,整合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理念。穆斯林民主政党对民主自由的强调证明了民主与伊斯兰教的相容性,表现了伊斯兰主义者对穆斯林民主模式的探索与思考,体现了中东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方向。穆斯林民主政党的执政实践面临着重重挑战,但其治国模式将为中东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关键词〕 中东;穆斯林民主政党;民主;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3)02-0073-78

自 2010 年 12 月 17 日突尼斯发生社会骚乱以来,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出现政治动荡。当不同政治力量面临重新洗牌时,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以全新面貌登上中东政治舞台;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而第三次执政,被本·阿里政府长期压制的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赢得议会 395 个席位中的 107 席,穆斯林兄弟会成立的埃及自由与正义党获得人民议会 503 个席位中的 235 席,成立不久的利比亚公正与建设党以 21.3% 的支持率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中东诸国的这些变化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些从传统伊斯兰政党脱胎而来的穆斯林民主政党缘何成为中东诸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它们的历史演进、政治纲领、社会基础、发展趋势究竟怎样?它们对中东现代化进程有何影响?本文试以土耳其、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和利比亚的穆斯林民主政党为例来说明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的全新政治与社会诉求,并阐明穆斯林民主政党对中东政治变革的重要影响。

一、从伊斯兰政党到穆斯林民主政党

当中东诸国摆脱西方殖民主义控制建立独立民族国家时,许多国家移植西方的政党政治和统治模式,尽管在相当长时间内专制政治或威权政治是中东政治的主流,但政党尤其是世俗政党在诸多国家发挥一定作用,这以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埃及华夫脱党和叙利亚复兴党为代表。随着中东诸国抛弃严格的世俗主义模式而给予伊斯兰教一定的活动空间,那些借助政党外衣并整合传统宗教思想的伊斯兰政党就在不同国家出现了。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宗教政党,伊斯兰政党以现代伊斯兰主义作为立党的思想根基,坚持在复兴伊斯兰文化伦理的基础上以伊斯兰原则建设国家,广泛分布于中东、非洲、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伊斯兰主义作为对传统文化探寻和回溯的社会思潮在中东地区蔚然兴起,并被诸多国家、政党和组织所坚守和秉承,形成一股席卷全球

^{*} 本文系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伊斯兰视域中的宗教对话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C730003)、201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项目批准号:12BSS014)的阶段性成果。

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并被诸多学者冠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现代伊斯兰主义”或“政治伊斯兰主义”的称号。其共同纲领是回归伊斯兰教原初教义,重建“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以“麦地那穆斯林神权政体‘乌玛’为楷模”的伊斯兰国家、社会和秩序,^[1]并通过所建立的伊斯兰政党来表达政治诉求。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东诸国并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政治体系,只有为数不多的伊斯兰政党通过民主选举参与联合政府,大多数伊斯兰政党以政治反对派的身份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和尚待完善的民主环境,使部分伊斯兰政党趋于极端化,非法的政治地位导致它们常常诉诸暴力行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经常以暗杀、恐怖行动来实现自身利益和诉求,内阁总理诺克拉西、宗教基金部长谢赫·扎哈比、萨达特总统等都惨遭其杀害。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宣扬反对巴基斯坦政府,反对共产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和其他教派。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提出“伊斯兰全面取代一切进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2]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坚决反对与以色列和谈,宣称通过圣战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等地区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两极格局的终结和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伊斯兰政党的社会处境得到逐步改善。土耳其繁荣党在1995年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与正确道路党组建联合政府;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个人身份参与议会选举,支持率逐渐上升;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21世纪初的历次选举中崭露头角;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也通过民主途径角逐国家政权。伊斯兰政党的这些胜利一方面说明伊斯兰政党改变了斗争策略,朝着务实开放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政者意识到单纯的压制并不能解决问题,逐渐通过民主渠道将它们纳入国家政治生活。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这些伊斯兰政党乃至继承者的政治纲领也发生相应变化,从强调伊斯兰认同向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的现代意识形态过渡,逐渐实现从传统伊斯兰政党到穆斯林民主政党的转变。^[3]这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埃及自由与正义党和利比亚公正与建设党为代表。“它们……超越原先的伊斯兰主义属性,向‘非神权’的、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容的‘公民政党’转变。”^[4]

二、穆斯林民主政党的上台执政

2010年年底以来的中东剧变,本质上是一场意义

深远的民主变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民众普遍要求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强烈要求惩治贪污腐败,结束专制统治,实行更加自由公正的多党政治。中东诸多国家的伊斯兰政党实现向穆斯林民主政党的过渡,并借助这场运动合法参政,成为中东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在2011年6月13日大选中,以49.91%的得票率获胜,这是继2002年的34.28%和2007年的46.67%的支持率之后的又一次胜利,实现第三次单独执政,使得土耳其成为中东众多国家谋求政治变革的模板。突尼斯现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民主选举于2011年10月23日举行,广大民众把这次大选视为完成民主过渡并最终建立民主政体的关键,伊斯兰复兴党获得41.47%的选票,获得制宪议会全部217席中的90席。摩洛哥大选于2011年11月25日举行,正义与发展党赢得395个议席中的107席,获得组建联合政府的权力。在2011年11月28日至2012年1月7日进行的人民议会(议会下院)选举中,埃及自由与正义党获得235席,占议会席位的47.2%,成为下院第一大党。在2012年利比亚国民议会选举中,公正与建设党赢得21.3%的支持率,获得17个议席,成为仅次于全国力量联盟的第二大党。^[5]由此可见,穆斯林民主政党已成为中东政治舞台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其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各国政权的主导者或参加者。

穆斯林民主政党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精英与民众的文化断裂是穆斯林民主政党获得广泛支持的现实基础。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代中东诸国未能弥合长期存在的官方与民间、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沟壑。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从边缘地区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跨入中产阶级的行列,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中东穆斯林民主政党的兴起,与这些经济实力较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中产阶级的支持密不可分。第二,现代化进程中诸种危机的涌现为穆斯林民主政党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当代中东诸国在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之后,纷纷将西方现代化模式作为模仿对象,但是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沟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城市化进程造成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隔绝程度进一步加深,经济模式转变带来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普通穆斯林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善,于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积聚在一起形成一系列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危机、分配危机和参与危机。穆斯林民主政党在强调伊斯兰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借助现代民主秩序赢得政治合法性,依靠遍布城乡的政党外围组

织使中央政策与纲领达及边缘地区,凭借正义、公正与平等等纲领来弥合收入差距与贫富分化,并借助广泛的民众动员使得民众通过选举公开表达他们的基本诉求与政治意愿,从而能够有效化解现代化进程中的诸种危机。尽管穆斯林民主政党尚未成为中东政治舞台的主流,但它们化解危机与解决矛盾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东现代化进程的良性发展。第三,君主政治、威权政治或世俗政党执政不力为穆斯林民主政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中东国家大多采取君主政体、一党制、军事政权、个人独裁等统治形式,渴望民主独立的广大民众并没有获得自上而下的民主保障,于是纷纷诉求自下而上的民主抗争。除了土耳其,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等国长期以来处于军事强人的威权统治之下,而威权统治的选举不透明、政治腐败饱受民众诟病,突尼斯骚乱作为点燃民众不满的一颗火星,迅速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发展成燎原之势,而穆斯林民主政党则成为这场运动的最大赢家。

中东穆斯林民主政党的上台执政也得益于其务实开放的政治定位。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将“保守的民主”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埃尔多安宣称其政党支持保守的民主,认同多元主义和宽容的世界观与哲学观。伊赫桑·达基(Ihsan D. Dagı)使用新伊斯兰主义来表达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的民主”,称其为后伊斯兰主义政党,在社会事务方面保持了伊斯兰身份,但摒弃了伊斯兰教的政治纲领地位。就其亲西方、自由和民主的倾向而言,正义与发展党不能被称作伊斯兰主义者,而是代表了对西方和伊斯兰教之间共处的新阐释。^[6]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寻求经济发展、民主化进程和社会正义,强调伊斯兰认同和穆斯林团结,整合伊斯兰教与现代化。^[7]埃及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宣称自由与正义党没有宗教性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政党”(Islamist Party),是非“神权”的“公民政党”(civil party)。^[8]自由与正义党支持政治多元化发展,支持各党和平轮流执政;主张取消紧急状态法,恢复公众自由,自由组建政党,新闻和言论自由,建立公民体制等。^[9]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宣称推动突尼斯迈向一个现代化的、世俗的多党民主制国家,而非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和社会;强调贯彻人民主权原则,主张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宣扬伊斯兰民主思想。^[10]从以上穆斯林民主政党的政治纲领来看,它们倡导伊斯兰教与民主政治的融合、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调和、伊斯兰教与民族国家的整合,满足了民众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追求,所以在选举中获得广泛支持,这也体现了

全球化背景下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新动向。

三、穆斯林民主政党的民主化导向

穆斯林民主政党在中东政治舞台的出现,在政治纲领中对民主自由的强调,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实践都使我们重新思考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伊斯兰教“认主独一、安拉至上”的政治价值观、“教俗合一”的政治模式与民主基本原则是不相容的;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教俗合一、族教混同的政治文化以承认安拉的绝对主权、先知的权威、国家的有限主权为特征,孕育了以政治宗教化和宗教政治化为终极目标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向社会领域的渗透则体现为宗教对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的主宰,在政治上则内化为对真主代理人即统治者的无条件服从,伊斯兰教义中的这种绝对权力和无条件服从否定了权力进行分割和制衡的理念,从而也否定和扼杀了公众政治参与意识。伯纳德·路易斯指出:“伊斯兰教的政治发展史是一个专制独裁的过程……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议会或代议制,没有委员会或公社,没有显贵会议或地产会议,没有市政机关,除了王权权力一无所有,臣民完全履行神圣法律所赋予的宗教职责……在过去1000年内,伊斯兰政治思想由这样的格言所支配,‘暴虐强于无序’,‘任何人的权力一旦确定,遵从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11]也就是说民主制与真主主权相冲突,伊斯兰教与民主不相容。不过,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的舒拉原则以及隐含在伊斯兰传统中的协商观念直接体现着民主内涵。一位埃及学者认为“舒拉在伊斯兰教中是给民众选择统治者及其副手和代表的民主权利,是实行思想、意见和反对的自由民主。”^[12]拉什德·戈诺迟(Rashid Ghanouchi)指出“多元主义的议会民主”是将真主的沙里亚法付诸实践的理想工具。^[13]还有学者指出“民主是伊斯兰政府制度的精神……因为古兰经要求穆斯林通过相互协商处理事务,并赋予代表机构以特权……舒拉和领导人的选择也必须基于普通穆斯林的自由意愿。”^[14]尽管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作出论证,但由于中东多数国家将教俗分离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核心步骤,因而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大都由世俗主义者提出并推动实施。尽管伊斯兰主义者也提出了民主化构想,但由于其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所以其民主化成就被忽略或漠视。

目前,土耳其是中东地区为数不多的推行民主化、

初步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土耳其的民主实践以事实驳斥了西方人所坚持的“中东民主例外论”或“穆斯林例外论”。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政治力量都提出民主的诉求和建构模式,都将民主化程度作为衡量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标准。穆斯林民主政党所提出的民主构想——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的民主”模式,埃及自由与正义党建构多党民主制的“公民国家”的理想,摩洛哥伊斯兰复兴党建立具有思想自由特点的民主国家的努力——充分说明了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在坚守伊斯兰传统的同时,将实现民主自由作为建立现代国家的目标,体现了伊斯兰教与民主的相容。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出现并成熟于西方世界,其产生和发展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背景,当西方式民主被嫁接到别的国家时,出现水土不服在所难免。“西方人把现代民主传授给了世界,然而政治文化的发展却倾向于本土化而不是普世化,各种民族特色的‘民主’将成为未来的主流。”^[15]所以中东诸国在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首要考虑的是西方式民主与本土文化相容问题,而非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全盘照搬和模仿。当中东诸国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时,尽管民主自由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宪法中,但新生政权的威权属性甚至专制属性导致其在很长时间内只是一种点缀。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和自由作为民众的基本诉求,成为考验政府透明度和政党号召力的标尺。为获得民众支持,世俗政党和伊斯兰政党都将民主和自由作为政党纲领的核心内容和吸引民众的重要砝码。不过,这种民主已与基督教背景下的民主有了很大区别,而是依靠对伊斯兰教的多元化解释而形成的民主体系。当代中东社会发展现实表明,许多穆斯林已经接受了民主观念,民主已成为现代伊斯兰政治思想和实践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东诸国由威权政治,到有限政治自由化,再到民主化改革的历程表明,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是其政治发展目标,其间虽有反复,但现代化、民主化已成为民族国家立足世界并在现代世界利益斗争中取胜的首要条件和基本手段,任何国家都不能自出其外。在土耳其教俗力量较量与制衡过程中,伊斯兰主义者一方面通过民主、合法选举等渠道表达其诉求,另一方面也实现从封闭保守向务实开放转化。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主义者成为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力量,而世俗精英成为阻碍民主化进程的力量,“具有宗教倾向的民主力量按照欧洲的准则推进政治改革,凯末尔主义者则抵制这种变化。”^[16]土耳其的个案证明了伊斯兰主义者对民

主的塑造和改进,但其绝非独立的个案。今天,民主得到全球范围的支持和认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民主是政治合法性惟一残存的来源……民主已经从一种政府形式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17]根据约瑟夫·熊彼特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民主是政治精英竞取权力和人民选择政治领袖的过程。民主的标志是选举。政治精英掌握政治权力,但其合法性源于人民的选择。”^[18]穆斯林民主政党无疑实践了这一主旨。

2010年底以来中东动荡的一个重要诱因便是民众对民主自由的呼吁,对专制腐败的厌恶。穆斯林民主政党的上台正是借助民众支持获得参与甚至主宰政权的权力,它们对民众利益的考虑以及对民众诉求的回应使其尽管并不是政治动荡的发起者,但却是最大赢家。穆斯林民主政党凭借强大的社会基础实现了广泛的民众动员,将更多边缘化的群体纳入国家的核心结构中,因而体现了民主发展的终极方向。不过,当前中东执政或参与联合政府的穆斯林民主政党都强调在现行政治框架范围内建构国家,所以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性质与既定方针,但其顺应了中东民主化的发展方向。

四、穆斯林民主政党面临的挑战与影响

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导致穆斯林民主政党的崛起,作为中东政治舞台的新生力量,它们的上台执政不仅面临着重重挑战,而且将为处于动荡之中的其他国家的政党政治提供重要借鉴,必将影响中东局势的未来走向。

一方面,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穆斯林民主政党面临更为复杂的处境:一是如何摒除宗教束缚,克服执政经验不足,有效整合现代政党理念;二是如何联合其他政党,组成合法政府,实现社会稳定;三是如何恢复发展经济,消解各种危机,改善社会民生。纵观中东剧变中兴起的五个穆斯林民主政党,除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有着长达十年的执政经验,其他四个是新近入主政坛的政党,都面临着执政经验不足的问题;除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以绝对优势单独执政,其他四个穆斯林民主政党都要与其他政党组织联合政府,不同政党政治取向的差异、政治纲领的歧异、施政纲领的差别都制约着联合政府的良好运行;另外,来自军队、司法界及各种世俗政治力量的挑战也影响了其施政纲领的推行。

与参与联合政府的各个政党的利益协调是各穆斯

林民主政党颇为头疼的问题。以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为例,尽管其在大选中获得最多议席,但由于尚未达到法定多数,不得不与独立党、公民运动和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组建联合政府。摩洛哥长期存在政党较弱且被国王控制的情况,尽管新宪法对国王权力做了修改,但新政府的构成仍然给予国王在国家治理方面很大的发言权,这就为新政府的平稳发展带来一定隐患。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尽管获得相对多数席位,但未过半数,不得不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由于无法改变联合执政格局,伊斯兰复兴党不得不寻求其他党派的支持。而且,在土耳其和埃及,军队是世俗政体强有力的捍卫者,一旦他们认为穆斯林民主政党超出所能忍受的范围,就会采取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干预,这也是穆斯林民主政党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经济停滞、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和政治腐败是穆斯林民主政党上台之前中东诸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是其吸引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就突尼斯革命的原因,无外乎总统家族腐败、失业率高以及食品价格上涨等因素。民众希望民选议会和新政府能够带领民众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繁荣的新国家,能够使热爱生活的突尼斯人民过上安定、幸福、富庶的好日子。由于不满政府腐败、物价上涨和失业率高等问题,埃及民众在突尼斯动乱不久举行游行抗议,仅仅18天时间,就终结了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在2011年议会选举中,自由与民主党以其关注民生、扎根社会的理念赢得了埃及民众的多数选票。但是这些缺乏执政经验的穆斯林民主政党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经济改革与建设纲领,尽管公开宣称支持市场经济,关注社会主义与平衡发展,但如何在确保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则是首先要面对的难题。另外,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穆斯林民主政党,如何能持续将优势保持到下一次选举,并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持续的辐射与影响,也是对其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

另一方面,穆斯林民主政党的治国模式将为中东其他国家提供重要借鉴。政党是表达和整合民众利益诉求的重要通道,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政党与特定的统治模式相联系。中东民族独立国家建构初期,移植西方的现代化理念导致世俗政党是政治舞台的主角,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埃及华夫脱党、叙利亚复兴党等都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中东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多元主义的实施,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走向政治舞台,但威权政治的压制抑或民主政

治的不健全,导致伊斯兰政党作为政治反对派出现在政治舞台。穆斯林民主政党的兴起,改变了中东伊斯兰力量的传统地位,整合传统伊斯兰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形成颇受民众欢迎的现代建构模式,这以“土耳其模式”为代表。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十余年的突出成就,使得中东诸国将这种允许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而该党又支持世俗主义的现象看作是重要而成功的“土耳其试验”,土耳其的这种新试验对于伊斯兰国家来说是一种模式。^[19]格雷厄姆·富勒(Graham Fuller)指出:“基于近年来发展的突出现实,现在土耳其成为一个真正的模型,最终将为中东地区提供相当大的吸引力。”^[20]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拉希德·加努什(Rashid al-Ganouchi)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塔里格·拉马丹(Tariq Ramadan)都强调土耳其作为阿拉伯世界转化的示范或例子的重要性。^[21]2012年1月,“土耳其模式”被列为“多哈辩论”(The Doha Debates)首期电视节目的辩题:“土耳其是否为阿拉伯世界提供了一种好的模式?”换言之,“土耳其模式”是否能为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所效仿?^[22]在这样的背景下,穆斯林民主政党纷纷表示效仿土耳其。拉希德·加努什宣称尽管历史轨迹不同,但突尼斯应当效仿“土耳其模式”。^[23]2011年10月7日,在“阿拉伯之春”研讨会上,拉希德·加努什再度称赞土耳其是伊斯兰教与民主相容的典范。^[24]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表示温和伊斯兰主义与民主联姻的土耳其模式对他们意义重大,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转轨与施政纲领将给予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重要启迪。^[25]当前中东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伊斯兰政党,它们深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处于从伊斯兰政党向穆斯林民主政党的转变过程中。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秘书长利亚德·舒克法(Riad al-Shuqfa)希望获得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那样的成功。^[26]所以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埃及自由与正义党以及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的执政实践将为中东诸国提供重要借鉴。当前穆斯林民主政党掌权的国家如能克服种种矛盾实现国家的持续性稳定发展,无疑对处于转型中的中东诸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2010年底开始持续至今的中东剧变,已经把中东地区拖入新的动荡、转型、重塑时期。这场剧变可能开启民众寻求新的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伊斯兰主义力量乘势扩展政治影响——中东多数国家的政治体系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为伊斯兰主义力量扩大影响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穆斯林民主获得广泛的关注——

穆斯林民主政党在诸多国家通过民主途径上台或参与国家政权,建构穆斯林民主模式;区域内主要大国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土耳其外部环境改善、伊朗面临地区环境趋于复杂、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显著恶化等。在这样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伊斯兰政党向穆斯林民主政党的过渡证明了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强大适应性,穆斯林民主政党对自由民主的贯彻实践不仅证明了移植的外来现代化模式在中东的破产,还意味着基于民族文化的穆斯林民主模式在中东的探索与成长,穆斯林民主政党整合伊斯兰文化与现代政治理念的尝试必将影响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走向。

〔注释〕

- 〔1〕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M〕,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 〔2〕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M〕,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
- 〔3〕A. Kadr Yildirim, “Muslim Democratic Parties in Turkey, Egypt, and Morocco: An Economic Explanation”, *Insight Turkey* Vol. 11, No. 4, 2009, pp. 65-76.
- 〔4〕〔9〕王凤:《中东剧变与伊斯兰主义发展趋势初探——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为例》〔J〕,《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4期,第34页,第41页。
- 〔5〕此部分各政党所获得的支持率及议会席位由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总结得出。
- 〔6〕Ihsan D. Dagı, “Transformation of Islamic Political Identity in Turkey: Rethinking the West and Westernization”, *Turkish Studies*, 2005:6, p. 34.
- 〔7〕Abdulkadir Yildirim, “Muslim Democratic Partie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Islamist Mod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Dissertation Presen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0.
- 〔8〕“Egypt Islamists form ‘non-theocratic’ party”, Saturday, 30 April 2011, <http://www.thepeninsulaqatar.com/middle-east/150700-egypt-islamists-form-non-theocratic-party.html>, 访问日期:2012年12月16日。
- 〔10〕Stefano Maria Torelli, “The ‘AKP Model’ and Tunisia’s al-Nahda: From Convergence to Competition?” *Insight Turkey*, Vol. 14/No. 3/2012, pp. 85-108.
- 〔11〕Bernard Lewis, “Communism and Islam”, in Walter Z. Laqueur ed., *the Middle East in Transitio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8, pp. 318-319.

- 〔12〕转引自刘中民:《当代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4—195页。
- 〔13〕John O. Voll, “Islam and Democracy: Is Modernization a Barrier?” *Religion Compass* 1/1(2007), p. 174.
- 〔14〕Mumtaz Ahmad, “Islamic Political Theory: Current Scholarship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Mumtaz Ahmad ed., *State Politics and Islam*, IN: American Trust Publications, 1986, p. 4.
- 〔15〕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 〔16〕Seymen Atasoy, “The Turkish Example: A Model for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11, Vol. XVIII, No. 3, p. 91.
- 〔17〕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WW Norton, 2003, pp. 13-14.
- 〔18〕转引自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思潮》〔M〕,第32页。
- 〔19〕Meliha Benli Altunisik, “The Turkish Model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rab Studies Quarterly*, January 1, 2005, pp. 57-58.
- 〔20〕Graham E. Fuller, “Turkey’s Strategic Model: Myths and Realiti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4, 27(3), p. 51.
- 〔21〕Tariq Ramadan, “Democratic Turkey is the Template for Egypt’s Muslim Brotherhood”, 02/08/1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ariq-ramadan/post_1690_b_820366.html, 访问日期:2011年12月3日。
- 〔22〕Francis Ghilès, “New Deal for Arab People”, *Insight Turkey*, Vol. 14/ No. 1/2012, p. 21.
- 〔23〕Stefano Maria Torelli, “The ‘AKP Model’ and Tunisia’s al-Nahda: From Convergence to Competition?” *Insight Turkey*, Vol. 14/No. 3/2012, pp. 85-108.
- 〔24〕“Ghannushi: Turkey is a Model that Merges Islam and Democracy”, <http://www.todayszaman.com/news-259201-ghannushi-turkey-is-a-model-that-merges-islam-and-democracy.html>, 访问日期:2012年5月26日。
- 〔25〕Feriha Perekli,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urkish Model’ to Morocco: The Case of the Parti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 (PJD)”, *Insight Turkey*, Vol. 14/No. 3/2012, pp. 85-108.
- 〔26〕Ufuk Ulutas, “The Syrian Opposition in the Making: Capabilities and Limits”, *Insight Turkey*, Vol. 13/No. 3/2011, p. 96.

作者简介:李艳枝,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沈阳,110036)。

收稿日期:2012-12-24

修改日期:2013-01-17

six of which is resolved upon effective control. In this judgment, ICJ interprets and applies this rule comprehensively, and the related issues in the application include: the hierarchy and application order of treaty, *uti possidetis juris* and effective control, significance of critical date,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and proof standard of effective control. International judicial practice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consolidation of sovereignty an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55 The Quantitiv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New China's Diplomatic Policie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Using the People's Daily as a Sample *by Zhang Ying & Pang Jingguo*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put forward "Leaning to One Side", "Cleaning the Room and then Inviting Guests",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some other diplomatic policies on the basis of independent diplomacy.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se the formulation and adjustment of China's diplomatic policie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its founding through quantitive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of the frequencies of some related words which were used in the People's Daily.

61 From Photovoltaic to Wind Powers Disputes: a Game Theory Analysis of Sino-U. S. New Energy Cooperation *by Jiang Shu & Li Qingsi*

The new energy trade dispute involving photovoltaic power and wind power industries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Sino-U. S. relations. In the field of new energy, China has risen to the second larges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country besides the U. S. The issue of Sino-U. S. new energy cooperation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the hot topic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cooperation barrier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and setting the goal of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and the solution is to apply the gaming equilibrium concept to foster Sino-U. S. new energy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rising China and the U. S.

Theoretical Probes

67 Analysis of Newly Emerging Countries as An Academic Concept and Its Implications *by Zhou Xinyu*

Newly Emerging Powe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objects in China. However, the meaning of Newly Emerging Power as an academic concept requires clarification. Comparing with other similar terms like BRICS, Newly Emerging Economies,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inten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Newly Emerging Powers. The definition facilitates the clarification of essence, obstacles and risks of the rise of Newly Emerging Powers.

Countries and Regions

73 Drastic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Rise of Muslim Democratic Parties *by Li Yanzhi*

Muslim Democratic Parties in the Middle East emerge from long-existing Islamic Parties. Against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Islamic parties gradually transcend traditional Islamic attributes and become civic parties which conform to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the end of 2010, provid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Muslim Democratic Parties to win the elections. The emphasis laid by Muslim Democratic Parties on democracy and freedom suggests the compatibility of democracy and Islam, and shows the exploration for Muslim democratic model of Islamist, and the direction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Now, Muslim Democratic Parties face many challenges, but their ruling models will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other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